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文周刊 · 广角

2020年8月9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編/责编 吴小攀 周欣怡/美编 伍若龙/校对 温瀚

A6

8月1日,“造化心源——林丰俗作品展”在今年5月落成的潮州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展出潮籍画家林丰俗一百多件作品。由著名学者陈平原作序。

近代以来,岭东走出不少艺术大家,“岭东画派”亦曾为广东画坛所讨论。如今潮汕地区首家公立美术馆——潮州美术馆落成,又将为岭东带来什么?

林丰俗个展在新落成潮州美术馆开幕,又引岭东画坛新话题:

# 艺术大家已经走出去,外来文化如何走进来?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杨喜茵

## 南方的绿也比人家绿

是次展览为林丰俗去世后第三次大型个展。自其2017年去世后,广东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先后为其举办个展。林丰俗在世期间没有举办过个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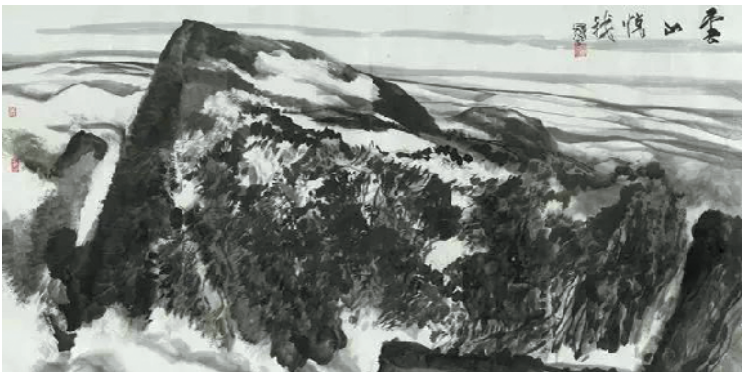
在粤东乡村获得艺术启蒙,学成于广州美术学院,先在怀集文化馆、肇庆群艺馆工作,之后执教于母校中国画系直到退休——这就是林丰俗一生的履历。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昌昆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林丰俗为广州美术学院乃至华南美术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为塑造今天广东的中国画创作面貌奠定基础。

著名学者陈平原特别为本次展览撰写前言。他强调林丰俗画作中到处洋溢着的“喜气”,“那并非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也不是当代读书人的故作高深,更像隐居山野的高人,情不自禁,手舞足蹈,赞叹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陈

平原评价道:“林丰俗先生不怎么写奇崛的山水或怪异的鸟兽,画中全是眼前的风景。比起名山大川、珍禽异兽、奇花异卉,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更需要敏锐的眼光以及澄定的心境,犹如晋人陶渊明。”

展品中有林丰俗的经典之作《公社假日》。该作以南国特色风物——大片惊艳的凤凰花为主体,搭建起一片世外桃源的场景。艺术家通过精巧的构思,将传统山水画法与当时的生活细节结合,描绘出浓郁生活气息的假日情境。

林丰俗曾这样描述自己这幅代表作:南方的植物,绿也比人家绿,红也比别人红。这位画家注意到,凤凰花的红绿对比特别刺眼,这在传统中国画中是很少被表现的。“那时我年轻,也没体会到中国文人画的笔墨那么要紧,泼墨那么高雅,只是想画点别人没有画过的东西。”



林丰俗《云山说》

## 岭东画家越来越多走出来

在岭南画坛中,岭东画家确以独特的面貌,成为一支强大的艺术力量,涌现了赖少其、陈大羽、林风眠等一批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画家。而在此前,潮汕艺术界文脉不断。广东画院原党组书记洪楚平表示,上个世纪初到1949年前,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潮汕人就有80多人。潮汕绘画当时多学扬州八怪,而当时声名鼎盛处于领袖地位的海派绘画也正是源自扬州八怪,于是,年轻学子顺理成章地纷纷投入海派门下。

近年来,岭东画家越来越多地走出来,甚至有评论者提出:“广东美术馆已变成潮汕美术馆?”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广东美术馆自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共开设展览361场,个人展览189场。而潮汕籍画家个展为25场,包括王兰若、林埔、许钦松等。

其中,画家郭菲园三进广东美术馆,先后于2012年、2015年、2019年举办个展。郭菲园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画家

而言,在什么地方创作是很重要的,环境不一样,氛围也不一样。“无论是齐白石还是黄宾虹,如果没有走出来,他们的学问或许在身后五十年也未必能广泛呈现。到了北京到了上海,他有这个底子,有这个威望,更容易让人家有兴趣去研究。”

郭菲园说,“如果我在汕头,可以很悠闲,可是肯定就没有这三次在广州的展览。我在汕头,艺术上是寂寞的,可切磋的朋友不多;而在广州,能找到更多的知音。广州是一个包容的城市,这十三年来,大家都包容我,看到了我的难处,给了我希望。”



郭菲园《紫沧浪》

## 重读

张爱玲的《浮花浪蕊》最初发表于《皇冠》1978年293期,题目暗合韩愈《杏花诗》:“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1978年8月20日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上提到《浮花浪蕊》,说:“里面是有好些自传性材料,所以女主的脾气很像我。长久不写,总是 cramped (狭窄),放不开来。”

张爱玲曾谈到,《浮花浪蕊》其实是1950年间写的,在那之后屡经改写,最后一次大改中,改用了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她在《谈看书》里讨论过社会小说:“社会小说这名称,似乎不是二十年代才有,是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一脉相传下来的,内容看上去都是纪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的统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的宣传教育性,被新文艺继承了去,章回小说不再振聋发聩,有些如《欧曲潮》还

是讽刺,一般连讽刺也冲淡了,止于世故。对新的一切感到幻灭,对旧道德虽然怀念,也遥远黯淡。”

上个世纪30年代社会小说正处在全盛时期,各地大小说家一个副刊登几个连载,连不出单行本的算在内,是一股洪流。按照社会小说的做法,《浮花浪蕊》更偏向于纪实,所以散漫,同时又因为《浮花浪蕊》打破了全知视角,所有事物都从女主角洛贞的意识和视角出发,加上了洛贞的视觉滤镜,因此就更散漫。时代的气质浓缩在人物的小空间里,范妮的死亡,她对艾军的仇恨和对洛贞的恼怒,这些可以戏剧化的情节,张爱玲都放弃了技巧的处理。

小说以洛贞乘货轮离开香港去日本谋事展开叙述,航程为期十天。洛贞在船上的见闻和记忆的意识流交替转换:她从旅行的气氛回想起自己从大陆一路过关到香港的行程,到广州换车在旅馆过夜,逛街被打劫让她

想起在上海被打劫的经历,在船上和隔壁一对外国中年男女共餐的时候,洛贞由男子混血儿的外貌联想起自己在上海洋行的同事们。饭后她在屋里打字写信,又从挪威大副联想到姐姐姐夫眼里的聪明女人钮太太,即范妮。小说接着写到范妮和丈夫艾军的故事,咖喱先生和潘小姐的故事,包括中年男女的故事等。在几对男女的现实和回忆辗转中,洛贞将咫尺天涯漂泊流落的恐怖关在门外了。

关于这次航行的原材料,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也写到过。对比小说,能看到事实与虚构间的有趣,一个上海裁缝换成了一对外国男女,小说中的洛贞在船上胃口一直很好,但吃的不是粉,是毛姆小说里的马来外国菜。张爱玲喜欢读毛姆的小说,这篇小说里多次提到毛姆笔下的人物或细节:“这是毛姆的国土。”“出了大陆,怎么走进毛姆的领域?有怪异之感。”也增添了这篇小说的异域氛围。

《浮花浪蕊》中,货轮经过偏僻的岛屿,岛上土著上船抬抬货物,其中一个女子隔着窗与洛贞眼睁睁对看半晌,极富深意。船上的洛贞和岸上的土人女子互相凝视的时候,仿佛时代的差距和时代的岸岛互相困惑和迷惘。土人女子就像洛贞的精神反射,飘在海中,等待上岸,却不知岸上自己的命运走向何方。反倒是享受浮花浪蕊的片刻的宁静胜过那上岸后永恒的焦灼。

正如小说结尾的精彩收束,洛贞从意识流的深处逃脱,她在人世间的浮萍命运和他人相比,在共情中至少有自我的空间。这种自我的空间来源于洛贞的身份,小说借洛贞写道,“我们这一代最没出息了,旧的,新的不会”,在没出息的一代中,小说反复强调洛贞的老处女身份,和几对男女的身份相抗衡,也上一辈老处女所罗门小姐等可笑、惨然的生活相抗衡。尤其和要娶要体面的上一代女人范妮相抗衡,范

## 《浮花浪蕊》里的虚与实

□万燕



王兰若《潮州柑市》

妮强了一辈子,却强不过丈夫艾军的抛弃借口。在范妮的葬礼上,洛贞内心有一些东西坍塌了,是对自己和人性的怀疑。在各种生命中,她变成了浮花浪蕊,也开始了浮花浪蕊的游行,治愈自己对人生的困惑——“旅行”的方子中,“海行更是外国人参,一剂昂贵的万灵药”。“上了船,隔了海洋,有时候空间与时间一样使人淡忘。”

## “岭东画派”提法并不可取

广东画坛就“岭东画派”的存在多有探讨。“潮汕画派”这个概念首次提出是在1982年。当年春,刘海粟到汕头出席“元宵画会”,他在会上说:“潮汕画家队伍不小,力量雄厚,要敢闯,要有自己的风格,形成潮汕画派。我反对搞宗派,但提倡画派。”就此得到不少当地画家响应,并委托《岭东人文考论》作者孙淑彦为此概念造文。

郭菲园曾向记者回忆起当时情况。动笔前,孙淑彦向郭菲园征求意见,郭菲园反问道:在南北中西交流越来越频繁的社会环境下,真的需要画派吗?“后来有个叫林凯龙的学者,提出‘潮汕画派’的概念,但似乎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

“岭东画家”的提出似乎更早,据广东美协原主席许钦松介绍,上世纪30年代初,潮汕画家由孙裴谷、范昌乾等人牵头,在汕头组织“艺涛画社”,经常举办雅集和联展,于1931年将雅集和联展的作品编成《岭东名画集》,吴子寿在画集序中期望“他日岭东画家作品,抗衡于域中”。

虽然有创作、评论者对“岭东画派”表示不同程度的赞同,而许钦松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潮汕出现了大批画家,但提“岭东画派”不可取,既不符合艺术规律,也没有顾及艺术的现实。许钦松认为,画派不是人为打造出来的,而是自然、自由成长的,如岭南画派主要是在后人的评价中诞生的。“岭东画家的画风也千差万别,并不存在趋同性,又何谈画派?”

## 外来文化如何走进潮汕

“造化心源——林丰俗作品展”,潮州美术馆所展,都是从潮州走出去的艺术大家。在潮州美术馆顶楼的常设展,展出历代潮人书画。据悉,该批展品均来自潮州籍收藏家所捐赠,旨在呈现“浓厚的岭东画派风格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今天,展现本土文化与风貌只是一家公共文化机构工作的开始。据公开报道,今年6月,广东美术馆就与潮州文联签订了框架协议,不定期向潮州美术馆输出美术展览、学术讲座等相关资源。而

郭菲园表示,岭东的确存在画家群体,他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如果仅仅从地域上来划分,岭东的画家都是岭东画派,那就没有什么意义”。潮汕画家罗宗海也并不主张“岭东画派”的提法,原因是现潮汕籍画家的艺术面貌非常多元。据王兰若的夫人黄文凤介绍,“王兰若从来不同有一个‘岭东画派’”。



王兰若《潮州柑市》

## 软科幻 中国形象新名片

□李满意



正”。更可怕的是,他们利用高科技进行赤裸裸的杀戮……这种走向极端的科技发展值得人类警惕。小说中地球文明被毁灭正是因为人类涸泽而渔,用科技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作者讲述这样的故事,表明在科技日益进步的今天,仍要警惕科技发展走向极端,尤其是为了一时之发展而毁灭难以复制的物种和资源。

当然,小说中展示的中国形象及人文思想远不止于此。作为一部软科幻作品,小说用多视角的叙述手法,通过炫目纷呈的科技手段,展开了诸多的人文思考,如:科技发展与文明延续的复杂关系、高科技下的人性是否更具合理性、高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人是否还需要情感沟通等。

## 中华气质

虽然是科幻文学创作的新力量,但是乔华的创作态度却非常严谨,诚如他自己所说:“写作让我思考、自知,让我寻找到了愿意奋斗终生的生方向——那就是通过实际行动去爱他人、爱大自然,爱我们所生活的这颗星球、这个宇宙,并尽自己的微薄之力,通过文学作品把这种正能量爱传递给更多的人。”因此,《孔先生》作为乔华的软科幻处女作受到了科幻先驱们的嘉许。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说:“作者把过去、当下和未来,另一颗遥远星球和地球的故事,巧妙地编织在了一起。讲中国故事的科幻宇宙,很可能就从这本书里诞生。”刘慈欣评价《孔先生》说:“乔华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科幻文学之路,把反差极大的诸多元素予以杂糅,使本来凛冽锋利的科幻故事,呈现出雅致古典的中华气质。”著名科幻评论家吴岩说:“对于一部作品来说,同时赢得政府、大众读者和知识分子这三大群体的支持是非常罕见的。”

当下,5G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一直是国家重点发展项目,这必将带给中国科幻创作新的春天。同时,这种科幻和科技的密切共栖关系也必将推动中国软科幻创作的飞速进步,我们将在这里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

然而,小说中的香莎莎落人,他们的科技文明高度发达:吃喝拉撒睡乃至大脑里的每一个临时想法都受到“父神之眼”的监控,只要质疑就要被“修

文人思想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重视仁爱,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这些思想的汁液都流淌在小说主要人物性格及情节设置上。孔先生的形象就是中国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精神的完美结合:入世即救世扶危、舍生取义、力挽狂澜,顶天立地;出世即不求功名、淡泊无私、返璞归真、回归自然。

然而,小说中的香莎莎落人,他们的科技文明高度发达:吃喝拉撒睡乃至大脑里的每一个临时想法都受到“父神之眼”的监控,只要质疑就要被“修

数年前成立的民间文化机构狮峰书院,就曾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如顾铮、陈映芳、陈鸿宇等教授走进潮汕,主讲艺术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文化领域话题。

潮汕当地文化界人士告诉记者,潮州是自疫情发生以来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一大原因在于“出去的人多,进来的人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文化领域。岭东的艺术大家走得出去,而外部文化交流如何走进潮汕,或将成为本地公共文化机构未来重要的课题。

那一刻,我感觉三哥像极了父亲,父亲有一回因为上街买物件,被母亲责怪,他一赌气,一个人坐在桌上,默默地吃粥,一

## 后记 缺席的父亲

□陈再见

父亲去世一年多了,猛一想起还是会心酸。有一次在小区花园看见一个老人,长得有点像他,回来路上,哭得一塌糊涂。

前些年,我喜欢玩摄影,买了个单反,每次回家,父亲最喜欢让我帮他拍照,镜头对准他时,他有种难以形容的满足感。现在想,他是把镜头当成我的目光了,父亲渴望被我注视,被我肯定。这点我做得太欠缺,甚至在我看来,父亲是不及格的,是失败的,是到处有他的身影却又缺席的存在。

也幸好父亲拍过些照,不至于在葬礼时找不到合适的照片,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乡间是普遍存在的,他们有一辈子都不曾被记录过,影像也好,文字也好。从这点看,父亲还算“幸运”,不过我还是觉得亏欠,至少在他生前,我们没有机会好好谈一谈,他一直想跟我谈谈的,尤其是读过我几篇写家族的小说之后。即便父亲已经老到伸手向我要钱买烟了,我还是“羞怯”于在他面前坐下来;如今梦里都是谈过几回,有一回梦见他像个庞然大物挡在我面前,说要问我几个问题,我老老实实地回答着,像个小孩该有的怂样。醒来后,他问了什么我都忘了,却清晰地记得手被他握着的感受。

今年清明,我们家可以上山扫墓了。按照风俗,家里有人去世,带了丧,当年就不能为祖坟扫墓。祖坟荒废了一年,早就被茅草和树木遮掩了,我们兄弟几人扒拉了半天,才从草里找到埋有父亲骨灰的位置。父亲的骨灰就寄存在我爷爷家,也就是他父亲的坟墓边上,还没有单独修坟。那天天气很热,三哥执意要把骨灰罐周围的茅草都锄掉,我们就算了,没过几天又长起来了,三哥不听,一个人弯着腰,在日头底下默默锄草。

最后我想,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陈乃樟——他在我时我没有送过他像样的物件,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像样的物件,不过我确定他不会嫌弃。



碗又一碗,足足吃了十几碗,一大锅粥都快被他吃完了。母亲只好示弱,她不是怕父亲把粥吃完了,她是怕父亲撒了。然而,父亲在世时,和三哥的关系最不好,算命先生说他八字不合,要吵到死,死了就好了。

像是一种诡异的弑父心理,我也多次在小说里写到“父亲”的死,仿佛真的“死了就好了”——现实中的父亲却还健在。2011年我起草写《出花园记》时,刚开始题目就叫《葬礼》,我计划写三场葬礼……2017年拾起重写,有些情节还是保留了,甚至单独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来写“父亲”的葬礼,可以说事无巨细。如果这是隐喻,至少说明,一个父亲的尊严,有时真的需要以死相搏,这很悲壮,也很哀伤。

重写后,小说最终改名为《出花园记》,这是我满意的题目,它带着未知与希望,和原先的题目截然相反。“出花园”作为家乡人的成人礼,其实还有“脱胎换骨”的寓意。这就有意思了,它既是开始,又是结束,既是结束,又是开始,多像我们所处的每一天。

最后我想,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陈乃樟——他在我时我没有送过他像样的物件,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像样的物件,不过我确定他不会嫌弃。